

考古學專刊

乙種第九號

金文編

容庚編著

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
科學出版社出版

金

文

目
糸

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升重撰
說文解字竊取此義於文字之形聲義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闕
至晉荀勗等寫定穆天子傳於古文之不可識者但其字以隸寫
之猶此志也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
休薛尚功之書出每器必有釋文雖字之絕不可釋者亦必附會
穿鑿以釋之甚失古人闕疑之指近時阮文達吳荷屋吳子苾諸家
書亦仍其例惟吳清卿中丞之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始專摹款
識不附釋文又中丞撰說文古籍補別以字之不可識者為附錄一

篇乃有合於說文注闕之例今古文日出古文字之學亦日進中丞書
中附錄之字頗有可灼知其為某字者其本書中之字亦有不能不
致疑者顧未有續中丞書而補其闕遺匡其違失者亦茲學之缺
典也於亥冬日東莞容君希白出所著金文編相示其書祖述中
丞書而補中丞遺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余素闕疑之說出於
孔子蓋為一切學問言獨於小學則許并重一用之荀勗輩再用
之楊南仲三用之近時吳中丞又用之今日小學家如羅叔言恭
事考甲骨文字別撰殷虛文字待問編一卷亦用此法而希白

是編與泰事弟子商錫永殷虛文字類編用之為尤嚴至於
它學無在而不可用此法古經中若易若書其難解盡不下於古文
字而古未治之者皆章疏句釋與王薛諸氏之釋彝器款識同余
嘗欲撰尚書注盡開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
於孔氏開疑之義荏苒數年未遑從事希白倘有意乎甲子夏
五海甯王國維書於京師履道坊北之永觀堂

文字為有形之語言，語言為有聲之文字；時有古今之遞嬗，地有山川之閒隔，文字語言之有紛歧，勢之所必然者也。顧形之紛歧者，同一之也易，聲之紛歧者，同一之也難；故文字自李斯以秦文同一之後，始漸趨於大同，以前固皆紛歧之時代也。許慎以為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，自諸侯力

政，不統於王，去其典籍，分為七國之時始，其理殊不盡然。試觀殷商之甲骨刻辭，宗周之彝器款識，往々一字數形，隨意增省，是其明證。許氏所言，特為紛岐尤甚之時代，非文字至是而始紛岐也。

吾人苟欲研究此紛岐之文字，必先就同文異

體者綜合之，剖析之，以求其相同相異之點，而後其所以紛歧之故始可得而言焉。自古字書，類皆取習用之字編纂章句，取便諷誦，自史籀篇以下至於揚雄班固之書皆是也。自許慎說文解字出，分別部居，合以古籀，始一變昔日字書之例，使後之治文字學者得以窺見文字制作之

原及其流變，不可謂非綜合之功也。惜其於異體之文所收不廣，其所謂古文作某者，譬謂中所出諸經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；所謂籀文作某者，謂史籀所存之九篇（用羅琳言王靜安說）：所采取者如是而已。敘中雖有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語，而篇中屢引秦

刻石，不及鼎彝一字；吳大澂謂郡國所
出鼎彝，許氏實未之見，非無因也。有宗
一代，研求金石文字之學殆成專家。劉球婁
機輩之於漢隸皆有輯錄之專書；而輯錄古
文者，惟郭忠恕之汗簡，夏竦之古文四聲韻，
其所徵引雖有數十家，而於彝器文字亦未采

一〇
及。晚清之際，吳大澂著說文古籀補，而後彝器文字始有輯錄之專書，此所謂綜合者也。其後孫詒讓著名原七篇，大抵皆取甲骨彝器等文會最比屬以相叅證，此所謂剖析者也。故欲窺文字之源流，必先自綜合始。

吳書援據賅博，攷釋審慎，多所發明；

然兩次搜輯，遺漏尚多，疑似之字亦所不免；
且於彝器之外兼收錢幣璽印陶器等文，體
例亦未盡善。容君希白因其書而補輯之，一以
金文為限，分上下兩編，上編為殷周，下編為秦
漢，後出諸器并見采輯，稍涉疑似即入附錄；其
賅博矜慎之處，視吳書有過之無不及也。上編

摹寫既竟，思欲鐫板以行，余憊憊其付諸石印以存其真。世之治文字學者，苟能資此編以施其剖析之功，繼名原而有所闡發，則秦以前紛歧之文字，庶幾得其指歸歟。

馬衡。

十四年三月廿一日。

宋人始為龔、呂、歐、錢之學，至洪、阮、元、曹、戴、奎、四、吳、榮、光、雲、武、芬、大、澂、徐、同、柏、潘、祖、蔭、劉、心、源、端、方、誥、家、摹、朱、考、粹，各有成法。羅、福、頤之圭、文、善、朱、表、善、朱、三、代、至、列、口、其、陳、疑、偽、計、伯、千、二、百、七、十、九、三，可謂盛矣。地不受寶，甲、骨之文出于河南之安陽。劉、氏、鵠、印、行、缺、雲、歲、龜，羅、氏、振、玉、印、行、殷、虛、土、契、前、後、編，甲、骨之文或與圭、文、相、埒。而羅、振、玉、王、曰、維、兩、先、生、加、以、考、粹，文字益復大明。其餘聖、印、封、泥、泉、鏡、石、旬、吉、瓦、之、房，各有圭、朱，蔚為巨觀矣。欲窮文字之變，定作土、之、始，究古、文、之、體，補字、土、之、缺，正許、氏、之、訛，書是

其昌由乎？

余十五而孤，与家弟肇新、肇祖从父弟鄧尔足治说文。戊口二年，余读古书于东莞中学。父弟来寓余家。余兄弟课餘恒与据方案而坐，或习篆，或刻印，金石古籍搬置之侧，心竊乐之。读说文古籍补缪篆分韵诸书，颇有补苴之志。明年，父弟挈家移桂林。十月家弟肇新以病病死，此乃遂废。六年的易归自桂林，余不复升学，拟共系集篆籀之见存书为殷周秦汉文字一古一甲骨文编，二金文编，三石文编，四玺印封泥文编，五隶文编，六古文编，七瓦文

編八旬文編。因其大小分類摹寫。初未就。易復
旂希韶聞。家弟肇祖以入廣東高節師範學校習
英文。莫能相助。九年秋。易家火災。金石拓本。古籍印
譜之屬。蕩然無存。存者僅大非一手一足之列。所能
成。而古籍拓本。尤非寒家之力所能備。品積稿盈尺。
未免有成。十一年五月。與家弟北游京師。謁羅振玉
先生于天津。以所著古文編請正。辱承獎借。勗以
印行。未敢自任也。時羅先生之子福頤有金石印文
字徵之作。其弟子高承祚有殷虛文字類編之作。
與余不謀而合。旋讀出于北京大學研究所口學門。

并假覓羅先生集古逸文，及所藏盛氏書華園古文，陳承修先生所藏方氏假遺書彙集致謝。兩年之間，畢力于此，每字必从腦海中盤旋而出，苦心焦思，莫忘寢食，復經羅振玉、王口維兩先生及沈蕙士、馬衡兩教授訂其謬誤，乃于十一年寫定印行。版次故宮所藏既已盡覓，幸天熱河兩行宮所藏復得，編纂為寶誥樓與其園宋、武英殿與其園宋，而寒家藏書亦已適百，所見拓本遠過于前。十九年冬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復以增訂金文編一書相委，而使何承憲、瞿潤脩等數員相健助，余